

# 軍衛近青年

法捷耶夫著



# 軍 衛 近 年 青

法捷耶夫著



香港三聯書店

## 內 容 說 明

這是反映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時期進行敵後鬥爭的一部重要作品，描寫德寇佔領頓巴斯礦區的一個小城克拉斯諾頓後，未及撤退的男女青年如何以青年團員為核心，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組織了“青年近衛軍”，配合游擊隊開展尖銳的對敵鬥爭，給敵寇殘酷的打擊。不幸在勝利即將到來的前夜被叛徒出賣，“青年近衛軍”的領導人員奧列格、鄺麗亞、謝廖日卡等和組織中的許多青年同志，都英勇犧牲。作者懷着極大的熱情表現了在新社會裏成長的蘇聯青年的愛國主義精神與英雄氣概，同時也以有力的筆調描寫了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堅定和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忠誠。

原書在一九四五年出版，中文譯本初版於一九四七年。後來作者又作了改寫和補充，於一九五一年年底出版，這個譯本是根據作者修正本重新譯的。

## 青 年 近 衛 軍

\*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十一樓

大千印刷公司印刷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

1972年1月版·定價港幣七元二角

## 主要人物表

- 鄔麗亞娜·葛洛摩娃（愛稱：鄔麗亞、鄔列奇卡、鄔麗卡）——青年近衛軍總部委員。
- 伐麗雅·費拉托娃（愛稱：伐柳莎、伐列奇卡）——鄔麗亞娜的女友。
- 亞力山德拉·龐達廖娃（愛稱：莎霞、卑稱：莎希卡）——青年近衛軍隊員。
- 瑪雅·畢格里萬諾娃（愛稱：瑪伊葉奇卡）——青年近衛軍隊員。
- 齊娜伊達·維麗柯娃（愛稱：齊娜）親德分子。
- 亞力山德拉·杜勃羅維娜（愛稱：舒拉）——青年近衛軍隊員。
- 安東妮娜·伊凡尼興娜（愛稱：東妮亞）——青年近衛軍隊員。
- 李麗亞·伊凡尼興娜（愛稱：李麗卡、李列奇卡）——安東妮娜的姐姐，青年近衛軍隊員。
- 劉波芙·謝夫卓娃（愛稱：劉巴、劉布施卡、卑稱：劉勃卡）——青年近衛軍總部委員。
- 安德烈·伐爾柯——第一號重號礦井主任，後成爲克拉斯諾頓地下工作領導人之一。
- 葛利高利·伊里奇·謝夫卓夫——劉波芙的父親，第一號重號礦井的採煤工。
- 伊凡·康德拉多維奇·格那簡柯——老礦工。
- 伊凡·費奧陀羅維奇·普羅慶柯——伏羅希洛夫格勒州地下州黨委書記之一。
- 安德烈·葉費莫維奇——烏克蘭游擊隊司令部領導者之一。

將軍（綽號『圓麵包』）——紅軍師長，後成為集團軍司令員。

華麗雅·鮑爾茨——青年近衛軍總部聯絡員。

馬特維·馬克西莫維奇·葛洛摩夫——鄔麗亞娜的父親。

瑪特廖娜·薩維里葉芙娜（愛稱：瑪特廖莎）——鄔麗亞娜的母親。

阿那托里·波波夫（愛稱：托列奇卡、托里亞、托爾卡）——青年近衛軍隊員。

維克多·彼得羅夫（愛稱：維奇卡、維佳）——青年近衛軍隊員。

奧列格·柯歇伏亦（愛稱：奧列日卡、奧列席克；化名卡蘇克）——青年近衛軍政治委員。

尼柯拉·尼柯拉葉維奇·柯羅斯蒂廖夫（愛稱：柯里亞）——奧列格的舅舅，地質工程師。

瑪麗娜——奧列格的舅母。

葉蓮娜·波茲德內雪娃（愛稱：蓮諾奇卡、蓮娜、蓮卡）——親德分子。

卡酋特金——紅軍戰士。

若拉·阿魯秋仰茨——青年近衛軍隊員。

伊凡·席姆奴霍夫（愛稱：萬尼亞、萬尼奇卡、萬紐沙）——青年近衛軍總部委員。

克拉芙賓雅·柯伐廖娃（愛稱：克拉娃、克拉芙卡）——青年近衛軍隊員。

阿那托里·奧爾洛夫（愛稱：托里亞、托列奇卡；綽號『雷響』）——青年近衛軍隊員。

亞力山大·費奧陀羅維奇·席姆奴霍夫——伊凡·席姆奴霍夫的父親。

符拉基米爾·奧西摩興（愛稱：伏洛佳、伏伐、伏伏奇卡）——青年近衛軍隊員。

伐西里·伊拉利翁諾維奇·斯塔慶柯——俄奸，克拉斯諾頓偽市長。

費里普·彼得羅維奇·劉季柯夫——克拉斯諾頂地下區委書記。

馬特維·柯斯季裴維奇·蘇爾迦（化名奧斯塔普初克）——克拉斯諾頂地下區委領導人之一。

畢拉蓋雅·伊里尼奇娜——劉季柯夫的女房東。

尼柯拉·彼得羅維奇·巴臘柯夫——克拉斯諾頂地下區委領導人之一。

伊格那特·謝妙諾維奇·福明——俄奸，德國「警察」。

葉卡杰林娜·巴夫洛夫娜（愛稱：卡佳）——普羅慶柯的妻子。

葉李莎維塔·阿列克賽葉芙娜·雷巴洛娃（愛稱：李莎）——符拉箕米爾·奧西摩興的母親。

劉德米拉·奧西摩興娜（愛稱：劉茜雅、劉茜卡）——符拉箕米爾·奧西摩興的妹妹。

瑪麗雅·安德烈葉芙娜·鮑爾茨（愛稱：瑪莎）——華麗雅的母親。

斯吉邦·薩方諾夫（愛稱：斯巧巴；卑稱：斯巧普卡）——青年近衛軍隊員。

謝爾蓋·邱列寧（愛稱：謝廖薩、謝廖日卡）——青年近衛軍總部委員。

迦夫利拉·彼得羅維奇·邱列寧——謝爾蓋的父親。

亞力克山德拉·華西里葉芙娜（愛稱：舒爾卡）——謝爾蓋的母親。

娜佳·邱列寧娜——謝爾蓋的姐姐。

費奧陀爾·費奧陀羅維奇——陸軍醫院醫生。

維克多·魯基揚慶柯（愛稱：維奇卡、維佳）——青年近衛軍隊員。

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克拉斯諾頂市立醫院主任醫生。

劉霞——華麗雅的妹妹。

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柯歇伐雅（愛稱：列娜、列諾奇卡）——奧列格的母親。

維拉·華西里葉芙娜——奧列格的外婆。

馮·文采爾——德國將軍，男爵。

彼得·芬龐——德國黨衛隊分隊長，軍曹。

波里娜·蓋奧爾吉葉芙娜·索柯洛娃（愛稱：波里雅）——劉季柯夫的聯絡員。

施維德少尉——德國山礦營技師，『東方公司』第十辦事處主任。

費耳德納——施維德的副手。

謝爾格·列伐蕭夫（愛稱：謝遼查、謝遼日卡）——青年近衛軍隊員。

葉芙洛西妮亞·米龍諾芙娜——劉勃卡的母親。

奧麗迦·伊凡卓娃（愛稱：奧麗雅）——青年近衛軍總部聯絡員。

妮娜·伊凡卓娃（愛稱：妮諾奇卡、寧卡）——奧麗雅的堂妹，青年近衛軍總部聯絡員。

伐爾伐拉·德米特利葉芙娜——妮娜的母親。

舒爾卡·雷朋德——德國翻譯。

勃柳克納——德國憲兵隊長。

巴爾德——德國憲兵隊副隊長。

索里柯夫斯基——俄奸，德國『警察隊長』。

柯爾聶·季霍諾維奇·那烈日內——游擊隊員。

瑪爾法·柯爾尼延柯——集體農莊莊員，游擊隊聯絡站的女主人。

高爾傑依·柯爾尼延柯——瑪爾法的丈夫，游擊隊員。

葉夫蓋尼·斯塔霍維奇（愛稱：席尼亞）——先是青年近衛軍總部委員，後被清除出總部，被捕後變節。

伊凡·杜爾根尼奇（愛稱：萬尼亞）——紅軍少尉，青年近衛軍指揮員。

阿那托里·柯伐廖夫（愛稱：托爾卡）——青年近衛軍隊員。

伐西里·庇羅若克（愛稱：伐西亞）——青年近衛軍隊員。

瑪莎·舒賓娜——葉卡杰林娜·巴夫洛夫娜的女友，普羅慶柯的聯絡員。

曠箕克·尤爾金——青年近衛軍隊員。

安托妮娜·葉里謝延柯（愛稱：托霞）——青年近衛軍隊員。

尼柯拉·蘇姆斯柯依（愛稱：柯里亞）——青年近衛軍隊員。

鮑利斯·葛拉萬（愛稱：鮑利亞）——青年近衛軍隊員。

葉夫蓋尼·莫施柯夫（愛稱：席尼亞、席尼卡）——紅軍少尉，青年近衛軍總部委員。

迦林娜·阿列克謝葉芙娜·柯爾尼延柯（愛稱：迦麗亞）——游擊隊聯絡站女主人。

薩施柯——迦麗亞的兒子，少年嚮導。

李亞德斯卡雅——親德分子。



前進，迎着朝霞，戰鬥的同志！

我們替自己開路，用霰彈和槍刺……

使勞動變成宇宙的主人，

把大家團結成一家。

戰鬥吧，工農的青年近衛軍！

——青年歌

## 第一章

『不，你祇要看一下，伐麗雅，這有多美啊！美極了！彷彿是雕刻出來的……可是它不是大理石的，也不是雪花石膏的，它是活的，不過又多麼冷冰冰啊！生得多麼精緻、多麼優美，人的手永遠也做不出來。你瞧，它貼在水面上，純潔、端莊、恬靜……這是它映在水裏的影子，——甚至很難說，它們中間哪一枝更美，——還有顏色呢？你瞧，你瞧，它並不是白的，我是說，它是白的，不過又有多少深淺不同的顏色啊——帶一點黃色，帶一點玫瑰色，又好像是天藍色，還有裏面呢，又這麼滋潤，好像珍珠一般，簡直把人的眼睛都看花了，——人世間是連這些顏色的名字都叫不出的！……』

說這話的是一個從柳叢裏探身到小河邊的姑娘，她梳着兩條烏黑的起着波紋的髮辮，穿着雪白的上衣，長着一雙這樣美麗的、由於突然從內部放射出來的強烈光芒而睜得大大的、溫潤而烏黑的眼睛，使她自己就很像這枝倒映在暗色的河水裏的百合花。

『還有功夫來欣賞！你真是一個怪人，鄔麗亞！』另外一個姑娘伐麗雅回答她說，她也跟着把臉兒探到河邊。她的臉上顴骨略嫌過高，鼻子稍微下塌，但是因為青春與善良却顯得非常可愛。

她對百合望都不望，祇不安地用目光在岸上搜尋了一會和她們走散了的女友們，叫了一聲：「噢鳴！……」

「噢鳴！……噢鳴！……鳴！……」幾個不同的聲音就在近旁答應着。

「你們到這裏來吧！……鄧麗亞找到了一枝百合花呢，」伐麗雅又是愛憐又是取笑地瞅了一眼她的女友，說。

這時又響起了隆隆的砲聲，好像遠處打雷的回聲——是從西北方，從伏羅希洛夫格勒附近傳來的。

「又來了！」

「又來了……」鄧麗亞低聲地重複了一遍，那非常有力地從她眼睛裏放射出來的光芒也熄滅了。  
「他們這一次真的會衝進來嗎！我的天哪！」伐麗雅說。「你記得我們去年怎樣熬過來的嗎？一切都對付過去了！可是去年他們沒有這樣逼近。你聽見轟隆轟隆的聲音嗎？」

她們靜默了一會，傾聽着。

「我聽見這種聲音，再看見這樣明朗的天空，看見樹上的枝子和腳底下的青草，感到青草被太陽晒得發出香味，——我就覺得這樣痛苦，彷彿這一切都已經永遠、永遠離開我了，」鄧麗亞用激動的、深沉的聲音說。「這次戰爭好像把你的心腸變得這麼硬，你已經教會它不讓任何能够使它發軟的東西鑽進去，可是突然，對於一切又湧出了這樣的愛，這樣的憐惜！……你知道，這種話我是祇能對你講的。」

她們的臉在葉叢中靠得這麼近，她們的呼吸都混和了起來，她們的眼睛互相對望着。伐麗雅的眼睛是淺色的、善良的，兩眼隔得很開，它們帶着溫順和崇拜的神情迎着女友的目光。鄧麗亞的眼睛却是大大的、深褐色的，——不是普通的眼睛，而是詩人所描寫的美目，長着長長的睫毛、乳色的眼白、烏黑的神祕的瞳人，從這雙瞳人的深處似乎又射出了溫潤而強烈的光芒。

遠方隆隆的排砲聲，甚至在這裏河邊的低地上，都引起樹葉的輕微抖動，每一陣砲聲都在姑娘們的臉上映出了不安的陰影。

『你記得嗎，昨天晚上在草原上多好啊，記得嗎？』鄧麗亞壓低了聲音問。

『記得的，』伐麗雅低聲說。『那落山的太陽。你記得嗎？』

『記得，記得……你知道，大家都罵我們的草原，都說，它是枯燥乏味的、紅褐色的，全是些丘陵，彷彿它是不能住人的，可是我倒很喜歡它。我記得，媽媽身體還健壯的時候，她有時在瓜田裏工作，我呢，還完全是一個小娃娃，我臉朝天躺着，望着很高很高的地方，心裏想：我不知能够望得多高，明白嗎，能不能望到最高的地方？昨天我們望着落山的太陽，後來又望着那些汗濕了的馬、大砲、馬車和傷員的時候，我心裏痛苦極了……紅軍戰士走着，他們精疲力盡、滿身塵土。我恍然大悟了，這決不是什麼重新部署，這是進行着可怕的，是的，正是可怕的撤退。所以他們連正眼都不敢對人望，你注意到了嗎？』

伐麗雅默默地點了點頭。

『我一望這片我們在上面唱過多少支歌的草原，一望這個落山的太陽，我就幾乎忍不住要流

淚。可是你過去常看見我哭嗎？你可記得昨天快天黑時候的情形？……這些人不斷地在蒼茫的暮色裏走着，走着，還有老是這種轟轟聲、地平綫上的火星和紅光，——大概是在羅文基吧，還有這壓沉重的、紫紅色的落山的太陽。你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我都不怕，我不怕任何鬥爭、困難、磨折，祇要我能知道怎樣行動……有一件可怕的事壓在我們的心上，」鄔麗亞說，一陣灰暗的、朦朧的火光把她的眼睛鍍上了金色。

『可是過去我們生活得多好啊，是嗎，鄔列奇卡？』伐麗雅眼睛裏湧出淚水，說。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過美好的生活，祇要他們希望，祇要他們懂得！』鄔麗亞說。『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有什麼辦法呢！』她一聽到女友們的聲音，就用完全不同的、孩子般的細聲拖長着說出這幾個字，她的眼睛裏也露出頑皮的表情。

她迅速地脫去了穿在赤腳上的鞋子，用狹長的晒黑的手掌撩起深色裙子的邊緣，勇敢地跨到了水裏。

『大家來看百合啊！……』從矮樹叢裏跳出一個纖瘦靈活、長着一雙大胆淘氣的眼睛的姑娘叫道。『不，別動，是我的！』她尖叫了一聲，猛地用雙手提起裙子，黧黑的赤脚一閃，就跳到了水裏，濺起了扇形的、琥珀色的水珠，把她自己和鄔麗亞濺了一身。『噢，這裏深得很！』她笑着說，因為她一隻脚陷進了水草裏，就後退着。

還有六個姑娘吵吵嚷嚷地擁到了岸上。她們大家，也像鄔麗亞、伐麗雅和剛纔跳到水裏的纖瘦的姑娘莎霞一樣，都穿着短裙和普通的上衣。頓聶茨的熱風和驕陽彷彿故意要渲染出每一個姑娘

的膚色，把一個姑娘的手、腳、臉和頭頸直到肩胛骨都鍍成金色，另一個染成淺黑色，再有一個就好像被放在火裏烤過的一樣。

世界上所有的姑娘們都是一樣，祇要她們有兩個以上聚在一塊，她們就會不聽別人說話，自顧自地講得這樣響、這樣起勁，用這樣高到極頂而又尖細的音調，彷彿她們所說的一切實在是極端必要的，應該讓全世界都知道和聽到似的。

「……他張着降落傘跳下來，真的！這麼漂亮、鬆頭髮、皮膚雪白，眼睛圓溜溜的就像鈕釦一樣！」

「說實在的，我就不能做護士，——我看見血就嚇死了！」

「難道會把我們丟下嗎？你怎麼可以這樣說！這是不可能的！」

「噢，多美的百合花！」

「瑪伊葉奇卡<sup>①</sup>，你這小茨岡，要是把我們丟下怎麼辦呢？」

「瞧，就是那個莎希卡<sup>②</sup>，莎希卡！……」

「一下子就愛上了，你這傢伙是怎麼搞的！」

① 郭列奇卡也是郭麗姬娜的愛稱。

② 莎麗是亞力山德拉的愛稱。

③ 瑪伊葉奇卡是瑪雅的愛稱。

④ 莎希卡是亞力山德拉的卑稱。

『鄔麗卡，你這個怪人往哪兒鑽？』

『你們瘋了嗎，會淹死的！……』

她們說的是頓巴斯所特有的、混雜的、有點粗野的方言，這種方言是俄羅斯中央幾個省份的話夾着烏克蘭的土話、頓河的哥薩克方言以及亞速夫各海港——馬利烏波爾、塔岡羅格、頓河岸羅斯托夫——的人們說話方式的混合物。但是世界上隨便什麼話，祇要經姑娘們嘴裏一說，就都變得可愛動聽了。

『鄔列奇卡，我的寶貝，你要它有什麼用？』伐麗雅說，一面用她那雙和善的、隔得很開的眼睛擔心地望着：不單是她女友的晒黑的小腿，就連雪白的膝蓋也已經沒在水裏了。

鄔麗亞小心地用一隻腳探摸着長着水草的河底，把衣裙提得更高，連她的黑色短褲的邊都露了出來。她又跨了一步，用力彎下她那修長勻稱的身體，用一隻空着的手抓住了百合。濃密的辮梢已經散開的一條沉重的黑辮子落到水裏，漂浮着，但是在這一刹那，鄔麗亞僅僅用手指做了最後一次的努力，就把百合連同很長很長的莖一起拔了起來。

『真能幹，鄔麗卡！你這個行動完全配得上聯盟英雄的稱號……不是全蘇維埃聯盟的英雄，而是我們畢爾伏馬伊卡礦山開不住的姑娘們的聯盟的英雄！』莎霞站在深及小腿的水裏，對女友圓睜着褐色的淘氣的眼睛，說。『把花兒給我！』她把裙子朝雙膝中間一塞，用她那靈活而纖細的手指把百合插進鄔麗亞的烏黑的、兩鬢和髮辮上起着很大的波紋的頭髮裏。『噢，你戴着真合適，簡直叫人嫉妒！……等一等，』她抬起頭來傾聽着，突然這樣說。『什麼地方有響聲……聽見嗎，姑娘們？』

該死的！……』

莎霞和鄔麗亞很快地爬上了岸。

姑娘們都抬起了頭，傾聽着那斷斷續續的、一會兒像蜂鳴那樣尖細、一會兒又低沉下來的轟響聲，努力在熾熱的天空裏辨別着飛機。

『不止一架，有整整三架呢！』

『在哪兒，在哪兒？我一點也不見……』

『我也沒有看見，我是根據聲音聽出來的……』

發動機的震動聲一會兒融合成一片懸在頭上的可怕的隆隆聲，一會兒又分散成單獨的、刺耳的或是低沉的轟轟的音響。飛機的嗡嗡聲已經到了頭頂上，雖然看不見飛機，但是機翼的黑影却彷彿已經掠過了姑娘們的臉上。

『大概是往卡緬斯克飛的，去炸渡口……』

『或者是飛到米列羅伏去。』

『你還說飛到米列羅伏呢！米列羅伏已經放棄了，難道昨天你沒有聽見戰報嗎？』

『反正一樣，戰事仍舊在南面進行。』

『我們該怎麼辦呢，姑娘們？』姑娘們談論着，一面不自覺地又去傾聽遠方隆隆的砲聲，砲轟



似乎愈來愈逼近她們了。

無論戰爭是多麼艱苦和可怕，無論它給人們帶來的損失和痛苦是多麼慘重，可是青春帶着它的健康與生命的喜悅，帶着它的天真善良的利己思想，帶着愛情和對於未來的夢想，却不肯也不會在共同的危險和痛苦後面見到自己的危險和痛苦，除非這種危險和痛苦會突然襲來並且破壞它的幸福的步調。

鄔麗亞·葛洛摩娃、伐麗雅·費拉托娃、莎霞·龐達廖娃以及所有其他的姑娘們都是今年春天纔在畢爾伏馬伊斯基礦山的十年制學校畢業的。

中學畢業——這在年青人的生活中是一件大事，而戰時在中學畢業——這更是一樁非常特殊的事件。

去年整個夏天，當戰爭開始的時候，高班的學生們——大家還都稱他們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在鄰近克拉斯諾頓城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裏、礦井裏、伏羅希洛夫格勒的機車製造廠裏工作，而一部分學生甚至還到現在製造坦克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去。

秋天，德國人侵入了頓巴斯，佔領了塔岡羅格和頓河岸羅斯托夫。整個烏克蘭祇剩下一個伏羅希洛夫格勒州還沒有被德國人佔領，跟部隊一起撤退過來的基輔的政府遷到了伏羅希洛夫格勒，而伏羅希洛夫格勒和以前叫尤淑夫卡的斯大林諾的州機關現在都設在克拉斯諾頓。

直到深秋，戰綫在南方固定下來的時候，從被德國人佔領的頓巴斯各區來的人們還是踩着街上赤色的爛泥，絡繹不絕地經過克拉斯諾頓；由於人們的靴子上帶着草原上的爛泥，爛泥似乎變得愈